

華夏導報

社址：中國文化學院

辦公室：八八六〇八九
編輯部：八八六一四二轉

發行所	人行
社長	蕭長
編輯	鄭新
校對	蕭新
印刷	蕭新
校對	蕭新
印刷	蕭新
校對	蕭新
印刷	蕭新

本學期首次週會

昨邀請吳怡演講

勉大學生應成大器作大事

【本報訊】本學期第一次週會，於昨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大禮堂舉行，由院長蕭師毅主持。

哲學系主任吳怡博士，以「大學生的人生觀」為題，對大學部三年級部份同學作專題演講。

他說：這個時代的青年問題包括：出國、戀愛及是否應該參與政治活動

等；但由於社會問題而造成許多的矛盾。

吳主任以朱熹的「大學，大人之學」及孟子的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」來說明大學生所應有的大器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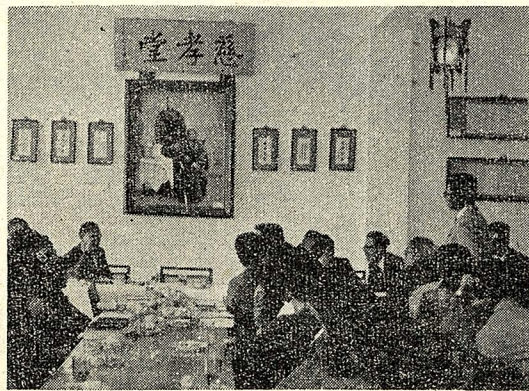
這位年青的教授認為：人生若只為了吃飯，固然沒意思，而四年大學生活，只為了混一張文憑，也太無意義了。

最後，他認為身為大學生，不但要成大器，還必須追求對人類有益的事業。

中國研究所醫藥

舉行座談會

【本報訊】中華學術院中國醫藥研究所，於本月九日



昨日中央有關單位聯合訪問僑生團，假本校慈孝堂和僑生開座談會。(本報記者溫龍泉)

濟護貸款

音福生學

【本報訊】學生活動中心濟護組，即日起舉辦濟護貸款，以應本校同學急疾下山就醫之用。活動中心趙總幹事表示：本校同學不幸患了病痛，急需迅速下山就醫而缺乏款項者，可向該濟護組請求貸款以敷急用。事後再會同家長繳還。

凡為該省在學學生，成績甲、丙組在七十五分以上，均可申請。

育英會表示：該項申請可由學生逕送同鄉會或由學校彙轉。

申請者須具備申請書、戶籍謄本、成績單（如無籍貫記載者，須附在學證明書）。

復興崗 訪華岡

舉行文武聯歡

【本報訊】復興崗政戰學校法律學系主任秦紹章率領，於九日上午十時抵達華岡訪問。與本校法律系師生假合作堂舉行座談會，該團在會上一致

讚揚華岡大學城環境清幽，風景秀麗，並對華岡十年來各方面進步的神速，表示驚訝和敬佩。

同時強調調文武大學合作的重要性。該訪問團先至本校城區部，與夜間

造成整個校園內蓬勃的朝氣。

本學期全校性最大的體育活動——系際球賽，即將於下星期

起次第展開，然而體育會目前却為此項比賽之費用短絀而

苦惱，唯恐至時使這項受全校同學所喜愛的活動為之損色。

按照往常一課外指導組——對此類全校性之活動，或多或少

均有許許的補助，但本學期，課指組却將此項比賽之經費要

求由學生體育費中支出，使一學期僅有廿一萬的體育費，在添購學生運動器材，整修場地，支付

學生出外比賽等開銷後，益形捉襟見肘，不敷支

用。

據我們所知，每學期課指組皆有學生活動經費

預算，既然體育會為「課指組」內學會之一，

如今主辦了全校性之活動，理應受到輔導，因此

我們懇請有關單位能給予該會些許的補助，如此

相信此項深受學生熱愛的活動，在經費較為充裕的情況，將

更形有聲有色。

達到全校體

育的最高目標

。（包勇敏）

床頭金盡酒樽空

囊癩逼急主人翁

染來塑造新世代的完美人格，不論孟子的性善說，荀子的性惡說，都離不開後天的教育。

由於近代社會不斷的發展，學生不時面對各種不同的學校、家庭、社會問題，然而班導師及一般任課老師受精神、時間所限且偏重知識技能的

傳授，有時難免疏忽了學生身心的發展，因而近代教育專家們，普遍籲請有關單位重視學生閒暇

活動，將其過剩精力發揮於正當娛樂上。

目前本校有「課外指導組」的設置，其主要旨在

提供學生有意義的社團，並對學生課餘的休閒生活負起指導

的責任。

以「寓教於行」、「生活即教育」為宗旨的體育學會，對

推行本校學生課餘體育活動，可謂不遺餘力，尤其歷年來籌

辦新生盃，系際賽等大規模的比賽，不但使得該會成爲「課

指組」內最爲活躍的學會之一，同時更激發了同學愛系之心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補註冊週四五

假大禮堂辦理

【本報訊】註冊組表示：尚未完成註冊的同學，補辦註冊手續訂於本月

十三、四兩日（星期四、五）上午八時卅分至十二時，

下午二時至五時，在大成館大禮堂接

受辦理。

註冊組說，凡已將銀行繳費單第二

聯通訊寄達學校而尚未完成註冊手續

，或已報到而尚未完成註冊手續繳回

註冊程序單者，及尚未報到註冊的同學，

均應遵照限期完成註冊，否則將

報編輯室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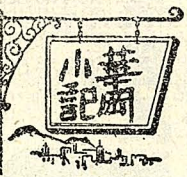
。

。

。

。

。



系際球賽將開場

體育學會苦錢短

曾西霸

奧斯卡金像獎提名

閒話本屆

寒假中的二月十二日，美國影藝學院宣佈了本屆（四十四）屆奧斯卡金像獎提名的名單，到四月十日就要宣佈那五分之一的獲獎名單了。我是一個普通觀眾，所看影片不見得比本校任何同學多，但我高興利用這幾天的工夫，和大家聊聊提名的情形。

先說最佳影片，今年提名的五部片子，都有着非常不俗的片名，其一是「有發條裝置的橋子」，其二是「最後的影展」，其三是「屋上的提琴手」，其四是「法國顧客」，其五是「尼古拉斯與亞力山」。

最佳影片是「大」。最佳影片是「永留影史的熱門金像獎」，今年也牽涉最多，今年的五部影片中，「最後的影展」、「屋上的提琴手」和「法國顧客」很平均的，都獲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八項提名。我看過「屋上的提琴手」，我覺得那是一部相當豐富的片子，喜歡中國式媒妁婚姻故事，喜歡反共意識，喜歡歌舞，喜歡兩代衝突，甚至喜歡鬼魅的人都會喜歡，算是部討好的片子；「法國顧客」也已易名「霹靂神探」上映，題材是真人實事的法國馬賽與美國紐約間

走私案件，節奏很快；其他片子暫時還沒有能够看到，報載「最後的影展」得到全美新聞協會的最佳影片獎，不過被喻為「預告奧斯卡」的外國記者協會「金球獎」，却是頒給「屋上的提琴手」的，因此，恐怕「屋上」奪魁希望較大，但三部影片提名項目在伯仲之間，鹿死誰手普通觀眾尚難逆料，好在不管怎樣，最佳影片的獲獎，永難超過「漢」在一九五九年所創的十一項金像獎記錄了。

五十八年臺北上空漫遊」，使我們把史丹利貝克列入所謂「新銳導演」群，今年他的新片叫「有發條裝置的橋子」，光憑着這名字也够引人遐思；「屋上的提琴手」造成諸曼傑維森的餘威；「法國顧客」的威廉佛瑞德金和「最後的影展」的彼德包格戴諾維契，我所知太少；約翰契辛吉在四十二屆的「午夜牛郎」得過最佳導演獎，今年「血腥的禮

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該走的路
這一條路
有平坦寬闊的時候
有崎嶇狹窄的時候
有上坡有下坡
也有怎麼也想不通的時候
但只要你定下心來
抱着希望去走
一定會走開的
無限地喜悅
會從這裡產生出來

道
松下幸之助原著
林譯

拜天」，不但他自己角逐最佳導演，男、女主角也双双問鼎奧斯卡，看來氣勢不弱。

男主角的部份，在去年拒絕奧斯卡金像獎的喬治史谷脫，再度以「醫院」一片獲提名，喬治史谷脫素以演技取勝，揣摩角色認真（為「巴頓將軍」

的演出，他就閱讀了十七部有關巴頓將軍的傳記），去年一年之內先後得「奧斯卡」及電視界的「愛美獎」，相信今年演出仍非尋常；「血腥的禮拜天」的彼德芬治，近年內只有「露棠留香」（與金露華合演）「瘋狂佳人」（一部哈代的作品）問世，大概有些被遺忘；基爾哈克曼在「法國顧客」裡扮一位銀而不捨的警探，按照奧斯卡往年情形分析，這種精神很討美國人的歡心；演多了喜劇的華特馬殊，今年提名的片子叫「考特奇」，沒看到影片，根本無法臆度其演出；「屋上的提琴手」的陶坡爾，一般人都極為讚賞他的演出，和歌喉，在片中把那遭遇非凡的烏克蘭老農演得淋漓盡致。

今年的女主角之中，倒有四個是熟面孔：第一個是亨利方達的女兒珍芳達，前年曾以「他們射殺了一匹馬，不是嗎？」獲提名，却敗給「春風不化雨」的瑪姬史密斯，一氣之下，大造新聞，令人替其

俯拾兩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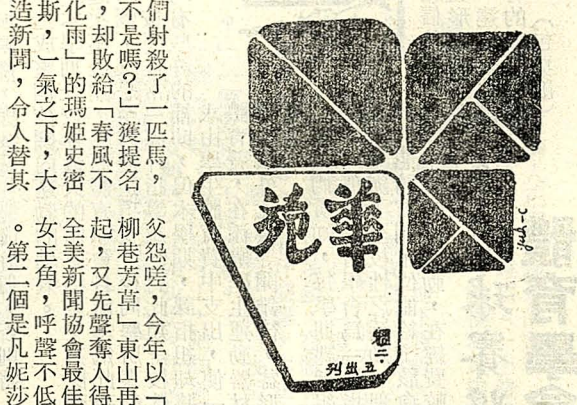
楓葉

我追尋些什麼？在這落楓聲跌碎的大清早。
山鳥呼啼，走出美柔次道的綠蔭路，楓紅像一把火，點燃了這山那山，燎遍了這谷那谷。
緩緩地伸張五指，牢牢地嵌入這季秋紅，鑲上紫黃的絡脈，凝聚着濃夏火紅的血液。終於成熟而凋落了，如同少女無語的淚珠，淒清而美麗。它曾是美過的（雖然它現在更美，美得更淒涼）——初春時節，它掙扎着鑽出梢端，睥睨着這奇妙眩人的世界，稚幼的心房鼓動着，青春的脈絡蠕動着；終於在一個霧夜裡它誕生了，然後蜂蝶們為它啾啾翻舞，鳥群為它歡唱，戀愛的男女在它的注視下靠肩走過……

因此它嫉妒得更美更紅，所以我就把它夾入書本的扉頁裡，讓我第一眼就能瞧見它。它曾是美過的，現在更美，可不是？那一夜我誦詠一首詩：當華岡飄墮兩葉思念的楓箋，遂企盼再醉一陣秋紅。呵，多美！多美！

霧

雨剛剛飄過來，石級又濕了，霧輕盈地踏着它



雷德格雷美，她是著名的英國藝人女爵士，臺灣近年也不常見她的作品，但是「鳳宮規美錄」描寫甘美樂亞瑟王皇后，和圓桌武士的戀情；「絕代美人」演現代舞鼻祖伊沙多拉鄧肯的生平事蹟，都是令人難忘的傑作，又曾担演勞倫斯的「戀愛中的女人」，可見是挑劇本挑得厲害的好演員，我們不妨拭目等待她的新片「蘇格蘭女王瑪麗」。（週五續）

們的舞步。
第四季，涼寒的風擁着濃霧湧上來，一霎時大地漫成一片白茫茫，像冰過的牛乳液，像噴灑的冷蒸汽，像飛舞的柳絮絮；由腳下飄過，由身邊拂過，濕涼地、沁膚地，叫我如何形容它的輕盈、生動與感人呢？
由臺北望上山來，這兒是一片雲海，雲深不知處，多少神話多少遐思；但處在內裡，這又是多麼切近的一地霧海哪，霧濃似乳，多少親情多少緬懷。
當華岡罩進了漫天霧雨，大仁館只露出它的形像，大成館微現勾心鬥角，甚至華僑塔也隱去了踪影，那時我們就好比五彩魚，游在深洋裡，學費是龍宮，片刻間封進了多少神話，多少幻思與心潮！
記得有那麼一個大霧的清早，那位長髮的女郎別着頭說——
你不覺得冬天當真來了嗎？
呵呵，你不覺得冬天當真來了嗎？當伊說着說着，我頓感冬已褪盡，春神悄然降臨。
而那一季冬，我只守這一句心語。

徐明義